

42

37

22

準
貴



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第

男

際辰訂

江陵柄政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秋七月以諭德張居正克裕王

講官

穆非隆慶元年二月加恩侍從籓邸諸臣以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直內閣

系事才力卷之一
四月進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八月居正上
疏陳大本急務六事。一曰省議論。凡事不貴無用之
虛詞。務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及計
慮已審。卽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沮
之。而不爲搖。欲用一人。須慎之干始。旣得其人。則信
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
之動。一曰振紀綱。近年以來。綱紀不肅。猥以模稜兩
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伏望刑賞。言
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伏望刑賞。言

一歸公道。而不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一斷宸衷。而
勿紛更於浮議。一曰重詔令。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
格廢不行。至十餘年。未竟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年
月旣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申之法。覆
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
當。伏乞勅下各司。嚴立限期。責令奏報。違者查參。
一曰覈名實。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
駑良。今用人則不然。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
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臣願皇上慎重名器。

愛惜爵賞。用人必改其終。授人必求其當。仍勅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一曰。固邦本。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定制。外之豪強兼併。賦役不均。花分詭寄。偏累小民。乞勅內外諸司。悉心清理。一曰。飭武備。今議者皆曰。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位雖缺。而振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冒占。隨宜募補。從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

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至於目前目前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臣考前代及吾祖宗。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師內外。守備單弱。伏乞勅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農隙之時。恭請大閱。以試將帥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注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外寇之謀。銷末萌之患。疏入。上曰。覽卿奏。皆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悃。所司詳議。以聞。於是都御史王廷等覆振紀綱。重詔令。二事析爲八則。疏上。上允行之。兵部

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一
覆飭武備事宜一議兵一議將一議團練鄉兵一議
守城堡一議整飭京營又奏大闢之禮宣宗英宗嘗
行之恭請親臨較閱如閣臣所奏上曰大闢既有祖
宗成憲允宜修舉其先期整飭俟明年八月舉行餘
悉如議戶部議固邦本言財用之當經理者有十宜
嚴法整飭上一一允行之十二月廢遼王大學士
張居正故隸遼王尺籍至憲嬾頗驕酌多所凌轢居
正銜之而又羨其府第壯麗會告王謀反刑部訊治
侍郎洪朝選案驗無謀反狀僅坐以淫酗憲嬾錮高

璫廢其府居正攘以爲第後復惠朝選不附反律謀
殺朝選

三年九月上大闢於京營教塲勅諭戎政官及諸吏
卒先是給事中駱問禮言大闢非今時所急不必仰
煩聖駕居正方持其說上遂行之

四年十二月大學士張居正秩滿進兼太子太傅吏
部尚書進少傅兼建極殿大學士

六年春正月進大學士張居正少師五月上不豫
已而大漸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

命上倚坐御榻皇后及皇貴妃咸侍東宮立於左上
困甚太監馮保直顧命曰朕嗣統方六年今疾甚殆
不起有負先帝付託東宮幼冲以屬卿等宜協輔導
守祖制剛社稷功也拱等泣拜而出翼日上崩六
月甲子皇太子卽位年始十歲時太監馮保方居中
用事篇傳大行遺詔云閣臣與司禮監同受顧命廷
臣聞之俱駭一日內使傳旨至閣拱曰旨出何人上
冲年皆若曹所爲吾且逐若曹矣內臣還報保失色
謀逐拱拱與居正俱負氣不相下居正乃結保自固

助臺諫交劾保必欲斥之而高拱自以與居正及高
儀同與憑几每慷慨收官府權曰老臣謬膺托孤不
敢不竭股肱凡內降命敕府部章奏自合公聽並觀
有傳奉中旨所司按法覆奏自老臣折衷之以後百
官總已之義拱內慮馮保專恣與居正儀謀去之居
正陰洩之保乃與保謀去拱六月旣望庚午昧爽拱
在直居正引疾召諸大臣於會極門促居正至拱以
爲且逐保也保傳皇后皇貴妃皇帝旨曰告爾內閣
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

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曰東宮年少頼爾
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奪威福自尊通不許皇帝
主管我母子日久驚懼便令回籍開住不許停留爾
等大臣受國厚恩如何阿附權臣蔑視幼主自今宜
洗滌忠報有昭往轍典刑處之拱即日出朝門得一
牛車立而附載縱騎兵番踉蹌追逐喪厥資斧大臣
去國以爲異聞拱去居正爲乞馳驛乃傳歸而高儀
未幾亦卒以病死居正哀然首輔矣 辛酉上御平
臺召張居正憫勞之曰皇考屢稱先生忠臣居止頓

首泣謝曰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
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
曰善隨賜酒饌銀幣居正既柄政慨然以天下爲已
任中外想望丰采一意尊主權課吏實嘗言高皇帝
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
朝委裘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具詔草
請於上召羣臣廷飭之百寮惕然 八月張居正請
開經筵復請更定常朝日期御門聽政俱從之上遂
御文華殿日講以爲常 十一月太監崔敏請買金

珠寶石居正上言前六月間奉命停止今忽有此舉是前詔不信也乞暫停之以甦民力因封還敏疏遂報罷 十二月張居正進帝鑑圖說上見捧冊進喜動顏色遽起立命左右展冊居正從旁指陳大義上應如響因卽宣付史館賜居正銀幣一日上御文華殿講畢覽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居正因言皇上當留意武備祖宗以武功定天下承平日久武備日弛不可不及早講求也上稱善 甲戌張居正奏請明年正月上旬卽御殿日講但先帝喪未期勿設宴并

免元夕燈火上曰已早停止每侍聖母膳甚簡素或逢節日具果宴不設樂居正稱善尋諭光祿卿免節間供應七百餘金 戊寅張居正上言制勅宜尚簡嚴近來過爲誇侈臣諫其君猶謂之佞况以上談下乎乞戒代言諸臣復古從實毋壞制體從之

神宗萬曆元年春正月辛卯命成國公朱希忠太學士張居正知經筵事上甚敬禮居正每日御經筵居正以詩書入在文華殿後張小幄造膝密語一日居正在直廬感病上御煖閣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講

上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搦扇隆冬進講以毡片鋪地
庚子早朝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偽作宦者
狀袖有佩刀趨走惶遽左右執之馮保立鞠之曰南
兵王大臣奚自曰自總兵戚繼光來保使密報居正
而居正令附保耳曰戚公方握南北軍禁無妄指可
借以除高氏保故甘心陳內監洪已逮洪錮禁獄令
大臣供之矣先是大臣爲戚帥三屯營南兵不遂流
落都下爲人巧捷便佞一中貴暱之至是令稱拱使
改籍武進縣卽令廁辛儒衣大臣蟒袴予二劔劔

首飾猶精異寶送繫殿中入以聞請究主使人居正
亦上疏如保意上卽付保鞠保令辛儒屏語大臣曰
第言高相君怨望使致來刺願先首免罪卽官汝錦
衣賞于金不然重榜掠死矣因使儒昇大臣金美飲
食之儒日與大臣御款卽令誣拱家人爲同謀獄具
保飛發五枝械拱僕而居正前疏傳中外口語籍籍
謂且逮拱居正乃密謀于吏部尚書楊博博曰迫之
恐起大獄抑上神聖英銳持公平察高公雖粗暴天
日在上安得有此居正面赤不懌會大理少卿李幼

改者居正鄉人亦與疾告居正曰公奈何爲此惡名
汚青史矣居正強應曰吾爲此事憂不如死何謂我
爲居正禁科道官不得有言而御史鍾繼英上疏不
敢明言暗指之居正怒擬旨詰問左都御史葛守禮
語揚博過張公必諍之博曰向已告矣守禮曰與望
屬公謂公能不殺人媚人耳大獄將起公奈何以已
告爲解卽共過居正居正曰東廠獄具矣同謫人至
卽疏處之耳守禮曰守禮敢附亂臣黨耶願以百日
保高公居正默笑應博曰願相公持公議扶元氣敵

中寧有良心倘株連者衆事更有不可知者居正堅
不承博與守禮因歷數先朝政府同中輔政及貴溪
分宜華亭新鄭進相傾軋相名坐損可爲股鑿居正
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邪奮入內取殿中揭帖投
博曰是何與我揭帖有居正窺改四字曰歷歷有據
而居正忘之守禮識居正手笑而納諸袖居正覺曰
彼法理不諳我爲易數字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卽
上聞先政府耶吾兩人非謂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
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謝曰苟可效敢不任第何以善

後博曰相公患不任耳任則何難善後須得一有力
世家與國休戚者乃可委治居正悟始言上前度處
之上卽命馮保與左都御史葛守禮都督朱希孝會
審而希孝懼與其兄成國公希忠相對泣曰誰盡此
策也以覆吾宗急詣居正請命居正曰第見冢宰大
中丞希孝泣謁博博曰欲借公金朝廷宰相體耳何
忍以身家陷公顧亦何難公第使善詞校尉入獄訊
刁剝口說所從來雜高家僕稠衆中令別識且問馬
高公何所今在何地立辨矣希孝如博言使善詞校

尉密詢大臣何自來則來自保所語盡出保以校尉
卽告大臣入宮謀逆者法族奈何甘此若吐實或免
罪大臣茫然哭曰始給我王使者罪大辟自首無恙
官且賞豈知當實言適高家僕逮至希孝雜諸校中
令揚色大臣不辨也及會審風霾大晦尋雨雹不止
東廠理刑白一清者謂保初問官二千戶曰天意若
此可不畏乎高相國顧命大臣本無影響強我証之
我輩皆有身家異日寧免誅僂卽皆曰馮公已爲具
詞固有陰持之者奈何一清曰東廠機密重情安得

送閣改乎頃之天稍明出大臣會問故事先雜治大臣呼曰故許我富貴何雜治也馮保卽問曰誰主使者大臣瞪目仰面曰爾使我乃問也保氣奪強再問爾言高相國何也曰汝教我我則豈識高相國希孝復詰其蟒袴刀劍曰馮家僕幸儒所予保益懼希孝曰爾欲污獄使耶遂罷保密飲大臣生漆酒瘖之而內以拱行刺事上聞有殿內監者年七十餘奏上曰高拱故忠臣何爲有此隨顧保曰高翦子是正直人張居正故懷忮刻必殺之我輩內官何須助彼保大

沮而內監張宏亦力言不可於是上下刑部擬罪竟論大臣斬拱被居正齟齬杜門屏居仕宦中州者不敢過新鄭率枉道他去六月張居正上言稽劾章奏隨事考成有遷延隱蔽者卽舉劾上從之冬十月上御文華殿張居正進講言及宋仁宗不喜珠飾上曰賢臣爲寶珠玉何益居正曰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養人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上曰然人好治粧朕歲賜未嘗不節省居正曰皇上言及此社稷生靈之福也上又曰秦始皇銷兵挺可傷人何

銷兵爲居正曰人君布德修政以結民心爲本天下之患每出所防之外秦亡於戍卒故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上曰然人定真能勝天也

二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請上引見廢罷官倣祖宗午朝之儀從之甲午上御皇極門引見朝覲清廉卓異浙江布政使謝鵬舉等二十五人特加獎勵各賜金幣并宴 張居正進講章疏畧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知新臣今將今歲所進講章重複刪定大學一冊虞書一冊通鑑四冊進呈睿

覽雖淺近之言然亦行遠登高之一助 四川西南

都蠻平初隆慶時都蠻作亂張居正薦會首吾往討之省吾有偉畧而四川總兵劉顯以在閩事被彈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并闕事遠治之於是顯奮不顧身受省吾方畧以平蠻自効北六越月諸寨悉平俘蠻長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

上御文華殿講畢問建文果出亡否張居正曰國史不載但故老相傳披緝雲遊題詩于田州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之句上太息命錄詩進居正曰此亡國之

事不足觀也。請錄皇陵碑及高皇御製集以上見創
業之艱聖謨之盛明日輔臣進皇陵碑上覽畢謂居
正曰朕覽碑讀之數過不覺感傷欲泣居正曰祖宗
當日艱難蓋以天心爲心故能創制顯庸皇上以聖
祖之心爲心乃能永保洪業因述聖祖微時事及卽
位勤儉上愴然曰朕敢不暄勉法祖然尚須先生輔
導也。秋九月辛巳刑部請錄囚慈聖太后欲停之
上問張居正對曰春生秋殺天道之常皇帝卽位以
來停刑者再矣積莠不除反害嘉禾凶惡不去反害

良民上爲請太后從之。十二月壬子張居正率大

臣上御屏屏繪天下疆域及職官姓名用浮帖以便

更換上命設於文華殿後時加省覽。閏十二月丁

亥上御書弼予一人永保天命賜張居正明日居正

侍進諫曰帝王之學當務其大自堯舜至唐宋賢主

皆修德行政治世安民不以一藝漢成帝知音律能

吹簫度曲梁武帝陳後主隋煬帝宋徽宗皆能文善

書畫無救于亂亡則君德之大豈沾沾一藝哉他日

上日講畢問居正元夕烟火熬山祖制乎曰非也成

化間以奉母后時多諫阻今新政宜裁上曰然居正曰明年雖禫繼此當大婚又皇弟潞王出閣諸公主釐降所費甚煩宜預節省上曰朕極知民窮居正請減元日賜賚上大然之上又嘗語輔臣曰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后賞宴甚歡蓋指慈寧也居正奏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皇上念之起還宮白慈聖即自駕往迎仁聖過大內賞花傳觴歡宴而罷

三年夏五月大學士張居正上言近郡縣入學太濫宜勅學臣量加裁省并勅吏部凡所在督學臣非方

正勿遣 遼東告警上深以為憂張居正對曰暑月

非北騎狂逞之時必無慮既而薊遼總兵戚繼光報稱諸部解散無警居正因上疏論邊事曰昨遼東撫臣張學顏報稱寇聚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鋒已抵大寧皇上面諭臣臣已面奏料其無事今據總兵戚繼光報稱寇久解散臣又使人于宣府密偵西人青把都動靜則把都在巢駐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虛聲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取勝今無端聽一訛言倉皇

失措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敵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寇之不來爲喜而深以邊臣不知敵情爲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猶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便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語徒使君父焦勞于上

以憂四方豈僅以題覆公牘謂已畢本兵之事耶乞傳諭兵部詰以寇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并請賑各邊饑卒俱從之八月張居正請增開臣許之即日進吏部左侍郎張四維爲禮部尚書入東閣故事入閣者止日同某人辦事至是上手注隨元輔入閣辦事四維恂恂若屬吏矣十一月張居正上郊祀圖考爲書三冊首敘分合沿革之由次具壇壝陳設次列儀注樂章大意遵高皇定制歲一合祀奉二祖並配上褒答之

四年春正月御史劉臺劾大學士張居正專擅威福如逐大學士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四維張瀚爲黨斥逐言官余懋學傅應禎罔上行私橫黷無厭居正怒甚見上辭政曰臣之所處者危地也言者以爲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翼順以悅下耶則負國竭公以事上耶無以逃擅擅之訊伏地不肯起上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朕當責臺以謝先生詔下臺獄杖之百還戍之時議藉藉居正不自安復具疏爲解免杖奪職爲民然心終恨之

後竟置之死

三月戊戌上御文華殿言及唐玄宗

於勤政樓宴安祿山上曰樓名勤政而佚樂何也張

四維曰玄宗開元之治有三代思至天寶荒佚乃至

播遷居正曰無論往代我世宗皇帝初年西苑建無

逸殿省耕勸農末年崇尚玄修不復臨幸治平之業

亦寢故大寶箴云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上嘉納之

五月辛酉上視朝張居正等請覽奏章時閱聖祖所

親批疏稿爲法上曰然居正因簡內閣所藏聖祖手

諭六十三道御製四十四道聖旨并帖共七十道上

之。秋七月丁酉，張居正上言：致治之道，莫要於安民。安民之法，莫重於守令。守土牧民者，削下奉上，以布聲譽，奔走趨承，以求薦舉。後發期會，以完簿書。苟且草率，以追罪責。其實心愛民者，未嘗概見。明春外計考察，舉錯乃向背所係。惟以安靜宜民爲最。虛文矯飾，雖浮譽素隆，當列下考。居正又請行考成法，有司以徵解爲殿。最於是奉行，者督責小民，不勝朴楚。相率爲怨言。然賦以時起，居正上言：近者仰賴皇上愛人節用，京通儲粟足支八年，太倉銀庫所積尚少。

宜將明年漕糧量折十三，足國裕民。一舉兼得。上從之。時府庫充溢，太僕寺亦積金四百餘萬。冬十月丙子，進張居正左柱國太傅，仍加伯爵。敕曰：先生親受先朝顧命，輔朕冲年。今四海昇平，實賴匡弼精忠。大勳言不能殫，惟我祖宗列聖，祐爾子孫，與國咸休。欽哉！居正固辭伯爵，許之。山東撫按劾昌邑知縣孫鳴鳳貪賄，上怒甚，欲遣逮。張居正曰：貪人固當盡治，但故事俱下臺訊。上曰：然鳴鳳之婪，乃出進士乎？居正曰：此人惟恃進士，故爾恣肆。若乙科明經，尚有

畏忌今後用人但問功能不可拘資格上深然之
十二月上御文華殿舉袍示輔臣曰此何色也居正
以爲青上曰紫也久而色渝居正曰紫易渝昔皇祖
不尚袷服御衣散甚始易享國長久未必不由此願
皇上以皇祖爲法節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得其煖者
輕一衣民間有數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念也時左
右亦言民窮至鬻妻子應上供上深然之

五年春正月庚午上御文華殿大學士張居正言殿
之東堂祀伏羲以下數聖君皇上所當法也法古聖

惟在省覽章奏日閱一二講明國事則他年躬覽萬
幾無難矣上嘉納之五月戊申諭修慈慶慈寧兩
宮張居正言兩宮于萬曆二年落成今壯麗如故足
以娛聖母乃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非所急也請輟
工從之嶺西羅旁平羅旁據山海間驚江急峽巖
壑險絕諸獠窟穴其中前代不入版籍國初甫一定
之世宗朝諸獠轉相寇掠不可撲滅督撫殷正茂旣
討平惠潮寇上疏言羅旁當誅廷議不能決居正毅
然言當誅舉兵部尚書凌雲翼請賜璽書屬之討賊

雲翼瀕行居正謂之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卽今兩廣諸猛雖所在都有然乘間竊發要當審所緩急耳雲翼既至部諸路兵號三十萬八道並進克木衣山破諸峒五百六十有囚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捷聞賜賚有差先是四方多草竊有司秘不以聞張居正特嚴其禁匿盜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卽報決有司凜凜盜亦衰止閏八月丁亥上視朝張居正因言近因陰雨朝講暫輟恐中外不知謂皇上勤學漸不如初願日慎一日非有他事及風

雨不得輟上深然之九月上諭停刑蓋慈聖太后以大婚期近也居正上言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明王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矣且臣近詳閱所開諸犯皆逆天悖理其所戕害含冤蓄憤聖主明王不爲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或上蒸爲妖沴氛殺之變下或致凶荒疫癘之疾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也請俟明年吉典告成然後概免一年從之

已卯張居正父喪訃至上以手諭宣慰視弔止哭
絡繹道路又與三宮賻贈甚厚然亦無意留之所善
同年李幼孜等倡奪情之說於是居正惑之乃外乞
守制示意馮保使勉留焉冬十月居正再上疏乞終
制不允乃請在官守制不造朝許之居正既父喪奪
情吉服視事編修吳中行簡討趙用賢因星變陳言
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言居正忘親貪位
居正大怒時大宗伯馬自强曲爲營解居正跪而以
一手撫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學士王錫爵徑造

喪次爲之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卽聖怒亦
爲公語未訖居正屈膝于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
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十月二十二日中行
等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卽日驅出國門人不敢
候視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鐫玉杯一日班班者
何下生淚英英者何蘭生氣追追琢琢永成器以贈
中行鐫犀杯一日文羊一角其型沉黜不惜刻心寧
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復加
鑊鎖且禁獄越三日始僉解發戍爲更慘毒時鄒元

標觀政刑部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三日受杖
謫戍貴州都勻衛 罷吏部尚書張瀚先是瀚爲南
京工部尚書廷推吏部瀚名第三以居正言上越次
用之居正以爲德希瀚報奪情議起遂邀中旨屬瀚
留居正居正亦自爲牘風之使留已瀚若不喻其意
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
居正乃令所善客說瀚瀚不聽又不欲顯居其名乃
借三尚書密晤居正動以微言居正大不悅於是有
詔切責瀚謂瀚奉諭不復無人臣禮是時廷臣爭揣

各倡保留之議瀚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益
怒嗾臺省劾之以爲昏耄勒令致仕 丙午上戒諭
羣臣曰奸邪小人藐朕冲年忌憚元輔乃借綱常之
說肆爲誣論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茲已
薄處如或黨好懷邪必罪不宥時言奪情者得罪都
人士皆憤怒作謗書懸長安門謂居正且反上聞之
故宣諭于朝謗議稍息已而召居正於平臺慰諭甚
至卽日入直初居正喪次凡閣中事令吏賫奏擬
處分手詔稱元輔稱太師稱先生皆盡古師臣之禮

十一月癸丑朔以星變考察羣臣始張居正自矯飾雖或任情而英敏善斷中外羣譽之居正亦自負不世出迨劉臺論居正得罪志意漸恣至是益知天下不見與思威權劫之矣令天下度田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後漸減歲久滋偽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爲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張居正請科田凡莊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其抗法者下詔切責之

六年春正月將舉大婚首輔張居正充納采問各副

在給事中李涑疏言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乞改命上不允以聖母諭論居正遂從吉三月甲寅張居正乞歸治墓許之辭朝上召見于平臺勞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雖然國事至重朕將焉依居正奏言皇上下大婚之後宜樽節愛養留心萬幾因伏地而哭上亦爲之哽咽墮淚曰先生雖行國事尚宜留心乃賜銀甲曰帝資忠良令得密封言事進辭兩宮各賜贖金慰諭有加庚辰遼東再奏大捷上歸功張居正使使馳諭俾定

爵賞以聞召趣還朝居正以母老俟秋上道命錦衣歸馳趣之六月乙未張居正還朝上召見於文華西室問沿途所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邊事何如居正對甚悉上大悅賜休沐十日十二月命纂宗藩要例書頒示諸王先是世宗朝公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頗加損抑至是居正等念諸藩裁削非天子親親意乃畧舉事例未當者十一條請赦禮官集議著為令諸藩於是感激親上而厚薄親疎有體矣七年二月上患疹慈聖太后命僧於戒壇設法度眾

張居正上言戒壇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當時僧眾數萬恐生變敗俗也今豈宜又開此端聖躬違豫惟告謝郊廟社稷斯名正言順神人胥悅何必開戒壇而後為福哉事遂寢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有水患河決入淮淮勢不敵淮揚咸為巨浸直逼泗州患近陵寢上以問張居正因上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乃降璽書即其家拜都御史使持節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帑藏不問出入諸奉行不及事者下詔獄鞠治之於是當事者日夜焦勞蓋踰年而

堤成轉漕無患。三月上疹愈，徵光祿寺十萬金，張居正上言財賦有限，費用無窮，使積貯空虛，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可爲寒心。此後聖力加博節，若再徵金，臣等不敢奉詔矣。時上漸備六官太倉所儲，屢有宣進。居正上戶部所進御覽錢糧數目，請置之坐隅，時賜省覽，量入爲出。因言萬曆初年所入四百三十五萬有奇，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有奇，則已少八十餘萬矣。五年歲出四百四十九萬有奇，則已多四十餘萬矣。夫歲出則浮于前歲入

則損于前此，不可不留心也。王制量入爲出，計三年之出，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況財用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博節，則用自足。上嘉納之。夏四月上，以內庫缺錢，賞賚不足，命部鑄大錢以進。張居正上言先朝鑄錢呈式，非供上用也。萬曆二年進錢一千萬，其後歲半之已非本意。若闕錢鑄進，是以外府之儲取供內府，大失舊制矣。上從之，乃罷鑄錢。癸卯，張居正上肅離殿箴，命書于御屏。五月封遼東總兵李成梁爲寧遠伯。張居正言成梁屢立

戰功忠勇爲一時冠加以顯秩此鼓勵將士之法也
已而成梁使使餽以金居正曰而主以百戰得功勳
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却不受 七月甲子給
事顧九思王道成等以江南水災請罷浙直織造內
臣上以示張居正居正奏民重困宜召還孫隆上曰
彼織幣且完當俟來春耳居正曰地方多一事則有
一事之擾覓一分則受一分之惠災地疲民不堪催
督暫去之俟稍稔可復也上從之時給事中李涑請
卹江南水災并言四事上怒其譏訕居正曰水災請

卹亦言官之常雖或觸忤恐傷聖度上意乃解 冬
十月薊遼總督梁夢龍報土蠻大舉入寇張居正奏
言臣諭邊臣如敵騎入勿輕戰堅壁清野野無所掠
彼將自阻請令夢龍駐永平戚繼光駐一片石伺間
邀擊上善之旣而土蠻以四萬騎犯前屯梁夢龍李
成梁率兵禦却之 十二月張居正服闋召見于平
臺

八年春正月己未先是永豐梁汝元聚徒講學吉水
羅巽亦與之游汝元揚言張居正專政當入都頌言

逐之居正微聞其語授指有司捕治之已湖廣貴州
界獲妖人曾光竄入汝元異姓名云謀不軌汝元異
俱先死湖廣守臣具爰書下法司訊之并曾光亦非
真也第據律論罪三月大學士張居正具疏乞休
再上上慰留懇切最後手書傳慈聖口諭張先生受
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俟輔爾至三十却再審處讓後
人非晚也居正因復就職甲子賜進士張懋修等
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懋修兄敬修亦成進士得禮
部主事俱居正子八月戊子刑部侍郎劉一儒移

書張居正曰竊聞論治功者貴精明論治體者尚渾
厚自明公輔政立省成之典復久任之規申考憲之
條嚴遲限之罰大小臣工鯁鯁奉職治功既精明矣
愚所過慮者政嚴則苛法密則擾今綜覈既詳弊端
剔盡而督責復急人情不堪非所以培元氣而養敦
渾之體也昔臯陶以寬簡贊帝舜姬公以惇大告成
王淪洽當代矩矱後世願明公法之居正得書不憚
十一月戊寅上以夜宴惑於內侍孫海客等撻二
內使幾斃慈聖太后聞之切責上令取霍光傳入覽

上悔悟降孫海客等明日上諭閣臣朕在冲年自多過愆惟藉諸先生力諫使朕爲堯舜之君張居正因奏諸內臣老成廉慎者存之諂佞放恣者汰之皇上亦宜痛改戒宴飲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繼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玩好以定心志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端趨向以肅士風則聖德愈光矣上深嘉納之十二月甲辰張居正請屬儒臣以累朝寶訓實錄分四十餘則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

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守法曰敬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潔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禦寇盜仍勅次第進呈俟明年開講其諸司章奏切要者卽講畢面裁時上留意翰墨居正以爲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係故有是請上嘉納之

九年春正月大學士張居正請令翰林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令侍上清譙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夏四月辛亥上御文華殿張居正以給事中傳作舟疏進覽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連被災傷民多乏食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對曰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元末之亂皆起于此今當破格賑之上曰然居正極言今有司負職如積穀一事屢旨申飭竟成虛文上作色曰有司忽民宜重處之居正曰以後犯者

當如聖諭又曰江南北旱河南風災畿內不雨勢將蠲賑惟皇上量入爲出加意樽節如宮費及服御可減者減之賞賚可裁者裁之至若施舍緡黃不如予吾赤子也上曰然今宮費俱節賞賚不溢居正曰皇上謂從舊亦近例耳如今年暫行明年卽爲例非祖制也臣不敢遠引如皇祖用度最繁然內帑尚有餘積隆慶初庫貯尚百餘萬今歲入百二十萬猶稱乏惟皇上省察上是之十一月張居正一品考滿賜金幣及酒菓甚厚手勅褒諭有精忠大勲言不能盡

官不能酬之語加上柱國太師支伯爵俸居正固辭
允之

十年二月丁酉大學士張居正上言安民之道在察
其疾苦今尚有一事爲民害者帶徵稅糧也夫百姓
財力有限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不幸歲歉日前尚
不能辨豈復有餘力更完累歲積逋乎有司避責往
往將今年所徵抵完舊逋卽今歲所欠又爲將來帶
徵矣况徵輸額緒繁多年分淆雜小民竭脂膏胥吏
飽溪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夫與其朘民以實

好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乞諭戶部覈萬
曆七年以前積負悉行蠲免將見年正額責令盡完
在百姓易辦在有司易徵是官民兩利也上從之詔
下中外大悅 三月丁卯張居正有疾求私宅票擬
從之六月甲午居正以疾再乞休不允上以細務委
張四維大事卽居正家平章 以遼左大捷斬速把
孩功進張居正太師 甲辰上遣司禮太監賚手勅
諭張居正曰聞先生糜飲不進朕心憂慮國家大事
當一一爲朕言之居正力疾疏謝并上密奏薦禮部

尚書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明日上卽命二人入
閣丙午大學士張居正卒上震悼輟朝遣司禮太監
張誠監護喪事賜賻甚厚兩宮太后及中宮俱賜金
幣賜祭十六壇贈上柱國謚文忠居正性深沉機警
多智數爲史官時嘗潛求國家典故及時務之切要
者剖晰之遇人多所諮詢及攝大政登首輔慨然有
任天下之志勸上方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
年來海內肅清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北邊攘地千
里荒外警服南蠻累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削平之力

等國太倉粟可支十年問寺積金至日百餘萬成
君德抑近侍嚴考成覈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治
績炳然惜其褊衷多忌剛愎自用初入政府卽以私
憾廢遼王久直信任奸佞好諛成風六曹之長咸唯
唯聽命至章疏不敢斥各第稱元輔始譽以伊周漸
進以五臣且諛之舜禹居正亦恬然居之而中允高
啟愚至以舜亦以命禹題試士當時目爲勸進居正
卒餘威尚在言官奏事尚稱先太師方奪情時威權
震主上雖虛已以聽而內顧不堪身死未幾遂遭削

奪并籍其家子孫皆不保云初上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作背字居正忽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上由此憚之及居正卒後蒙禍時比之霍氏之驟乘御史郭維賢疏薦吳中行等降調然上意已漸移御史楊寅秋劾王國光罷之發馮保南京間任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王用汲余懋學朱鴻謨趙應元傅應禎趙世卿鄒元標俱復官會路王昏禮所需珠寶未備太后間以為言上曰辦此不難年來廷臣無耻盡獻張馮二家耳太

后曰已抄沒矣必可得上曰保點指盡竊而逃自此內中張先生張太岳稱謂絕以為諱而籍沒之舉亦胎於此

十二年上從遼府次妃王氏奏請籍沒張居正家其產不及嚴嵩二十分之一株連頗多荆川騷動上口遼府廢革既奉先帝宸斷又無應繼之人着推舉親枝以本爵奉祀仍准王歸葬原封抱養子述聖准依親居住給與庶糧二百石本折中半支王氏從厚接徽府例贍養張居正誣讟親藩籍制言官蔽塞朕聰

私佔廢遼地畝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專權亂政
周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斲棺戮尸念効勞有年姑
免盡法伊屬張居易張嗣脩張順張書俱令烟瘴地
面充電

谷應泰曰聞之虞書良弼義取協恭秦晉介臣
都無他技蓋下吏奉職乃在才具而端揆裁物
則在度量卿貳奔奏不越章程而宰相坐論必
資道術也矧承平之相與初制異冲人之相與
長君異周公以惇大告成王韓琦以才偏貶公

著。凡。以。養。蒙。作。聖。不。專。在。于。宣。之。綜。核。明。之。察。
察。耳。世。稱。張。居。正。相。業。譽。者。或。許。其。幹。畧。毀。者。
僅。惡。其。專。恣。然。予。以。皆。非。事。實。真。知。居。正。者。也。
考。居。正。大。節。特。傾。危。峭。刻。忘。生。背。死。之。徒。耳。而。
其。他。緣。飾。以。儒。術。眩。曜。以。智。數。譬。之。黃。子。艾。墻。
高。基。下。陽。處。父。華。而。不。實。求。其。論。思。密。勿。之。地。
表。帥。百。寮。之。間。此。實。難。矣。方。夫。穆。宗。憑。几。顯。帝。
冲。齡。居。正。拱。儀。同。受。顧。命。而。內。臣。馮。保。竊。業。于。
側。斯。時。逐。刁。之。議。未。行。弔。讓。之。謀。潛。固。賣。交。附。

璫漏言市重彼商軟之因景監相如之藉繆賢
揆之結主固如是乎卒之會極傳宣新鄭被斥
而馮保以快已之怨者卽以酬次輔之恩居正
以去保之疾者還以固綸扉之寵齎權夸毗若
互市然及乎九齡遠引顧浩外徙始乃宮府交
通更唱迭和馮倚執政則言路無憂張侍中涓
卽主恩罔替以故扇鍛清暑鋪毡禦寒居正所
蒙壹皆媚璫之方也至于犯蹕具獄詞連拱奴
謀發宰臣風生內侍苟非天變見于上公議格

於下則上官黠詐立碎奉車易之飛文赤誅魏
氏居正之包藏禍心傾危同列真狗彘不食其
餘矣若夫父喪奪情太阿不釋李幼孜倡之於
外馮保應之於內而居正貌乞持服心冀慰留
無魯伯禽之東郊不啟蹈翟方進之履衰視事
語云求忠于孝又云移孝作忠居正其無人心
者乎何相倍之戾也矧乃三月歸葬六月還朝
宰我之意惟在短喪曹瞞之心恐失兵柄而且
吳中行趙用賢俱以星變陳言艾穆沈思孝鄒

元標各以忘親入告乃復橫被鎖繫咸加杖戍
又且論死劉臺庚斃士期錫爵以刎頭驚奔張
瀚以拊膺被斥雖王巨君之芟除忤恨梁將軍
之收拷太史淫刑以逞不是過也又况懋修敬
修非列巍科則躋清秩是豈向歆之學冠于漢
廷抑亦京條之派相援宋室乎蓋至身死踰年
遼如訢闕而東園祕器甫賜泉門緹騎金吾旋
圍府第匪漢元虧師傳之恩亦田蚡貽滅族之
興也乃論者以居正之爲相也進四書經解而

聖學修明進皇陵碑帝鑑圖而治具克舉請詞
林入直而清讜無荒請宮費裁省而國用以裕
任曾省吾劉顯而都畿悉平用李成梁戚繼光
而邊陲坐拓厥罪雖彰功亦不泯焉然予以居
正救時似姚崇福璣則似趙普專政似霍光剛
鷲則類安石假今天假之年長轡獲騁則吏道
雜而多端治術疵而不醇斯豈貞觀之房杜而
元祐之司馬乎更可異者自居正以錢穀爲考
成而神宗中葉大啟礦稅居正以名法爲科條

而神宗未造叢脞萬幾嗚呼手實之禍萌自催
科申商之後流為清靜則猶居正之貽患也

此處有極大的墨迹塗抹，文字完全不可辨認。

神事本末卷之六十二

提督江學政食事豈潤谷應泰編著

際第

男

際辰

訂

神宗萬曆二十年五月倭酋平秀吉寇朝鮮平秀吉
者薩摩州人僕也始以魚販臥樹下有山城州倭渠
名信長居關白職位出獵遇吉欲殺之吉善辨信長
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信長賜與田地於是為信長

畫策遂奪二十餘州會信長爲其叅謀阿高刺殺
吉乃統信長兵誅阿高支遂居關白之位因號關白
以誘劫降六十六州朝鮮金山與日本馬對島相望
時有倭戶往來互市通婚姻時朝鮮王李昞酒於酒
馳備吉乃分遣其渠行長清正等率舟師數百艘通
釜山鎮五月潛渡臨津分陷豐德諸郡時朝鮮承平
久怯不諳戰皆望風潰朝鮮王倉卒棄王京令次子
軍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
江繞出平壤界是時倭已入王京毀墳墓劫王子陪

臣剽府庫蕩然一空八道叛盡沒且暮且渡鴨綠

援之使絡繹於路廷議以朝鮮屬國爲我藩籬必爭
之地遣行人薛藩諭其王以匡復大義揚言大兵十
萬已據甲至我抵平壤朝鮮君臣勢益急出避愛州

七月遊擊史儒等師至平壤不諳地利且霖雨馬
奔逸不止儒戰死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鴨
綠江援之僅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以宋應昌爲經
畧員外劉黃裳主事袁黃贊畫軍前八月倭入豐
德等郡我兵稍集而行長等頗習兵詐謂不敢與中

國抗以緩我師兵部尚書石星亦謂諸將未得利討
無所出議遣人探之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
中無賴也是時平秀吉次對馬島據王京分其將行
長等各發兵守要害爲聲援惟敬至平壤行長令牙
將以肩輿迎之時平秀吉察山城君自號大閣王惟
敬至執禮甚卑行長詭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亦不
久當還當以大同江爲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耳惟
敬既還奏廷議以倭多變詐未可信我師利速戰乃
趨應昌等統兵進擊而石星頗惑之以惟敬緩急可

任題假遊擊赴軍前且請金行間 八月布衣程鵬
舉請發邏羅兵自海道擣其巢穴時以爲奇策又朝
議調播州楊應龍援朝鮮 十二月以李如松爲東
征提督上關東征將士寒苦特發回金十萬犒慰且
重懸賞格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士馬芻糧徵調未
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因謬借惟
敬糜餼西向前所羽檄徵兵七萬餘至者半乃置三
軍以副將李如栢將左張世爵將右楊元將中軍趨
遼陽至是如松始至軍而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

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爲界如松大會將吏叱惟敬檢
獲營斬參軍李應試請間曰籍惟敬給倭封而陰襲
之奇計也應昌如松以爲然乃置惟敬標營二十五
日誓師東渡如松將諸鎮士馬四萬餘東由石門度
鳳凰山馬皆汗血臨鴨綠江天水一色望朝鮮萬峯
出沒雲海監軍劉黃棠慷慨誓曰此汝曹封侯地也
二十一年正月平壤大捷初沈惟敬三大平壤約以
正月七日李提督齎封典過平壤館至是初四日我
師抵肅寧行長遣牙將二十八人迎如松檄遊擊李

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鬪僅獲二人餘走還告行長行
長問惟敬曰此必通事兩悞耳行長令親信小西飛
禪守懸隨惟敬謁如松如松加撫遣歸六日抵平壤
行長好風月樓候瞻龍節倭俱花衣夾道迎候如松
分布將士整營入城諸將遠巡未入形已露倭悉登
陴拒守如松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惟迤
北牡丹臺高聳最要三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
試其鋒佯退是夜倭襲李如栢營擊却之如松因部
勒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缺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

牝丹峯陰取西南以候易麗兵令祖承訓等詭麗裝
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攻其東南倭砲矢如雨
軍稍却如松手斬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梯鉤而上
殺數人不退倭恣力拒守倭方輕南而爲麗兵承訓
等乃卸裝露明甲倭急分兵拒堵如松已督楊元等
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亦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
毒烟蔽空方戰時吳惟忠中鉛洞胸猶奮呼督戰而
如松坐騎斃於砲易馬馳墮塹鼻出火麾兵愈進我
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買首後勁已踵突舞於堞倭退

保風月樓夜半行長提兵渡大同江道還龍山是役
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餘死於火反從城東跳溺無
筭裨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潛伏江東僻路
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
栢進復開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黃海平
安京畿江源四道並復平歸平壤惟咸鏡道爲清正
拒守聞開城破亦奔王京王京爲朝鮮都會咸鏡忠
清爲之犄角頗據天險而援師旣連勝有輕敵心二
十七日去王京七十里朝鮮人以倭棄王京遁告如

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去王京三十里馳至大石橋馬蹶傷額幾斃倭猝至圍之數重將士殊死戰自巳至午弁中矢且盡金甲酋前搏李將軍甚急裨將李有昇以身蔽如松刃數倭竟中鉤墮爲倭支解李如栢李寧乃益速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援兵至砍重圍入遂潰而我精銳亦多喪失過橋者盡死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陷畦冰解泥深騎不得騁倭背山面水連珠布管城中廣樹飛樓鳥銃自穴中出應時斃我師乃退駐開城 三月經畧宋

應昌檄劉綬陳璘水陸濟師上益發帑金二十萬佐軍興時諜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言關白揚旌入犯李如松分留李寧等駐開城楊元等軍平壤扼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栢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將銳卒東西策應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粟數十萬從間道縱火盡焚之倭乏食 東師議欵初我師持平壤鋒甚銳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及碧蹄之敗久頓師絕域氣益索經畧宋應昌急圖成功於是惟敬之欵始用而倭芻糧並燼行長亦懲平

壤之敗有歸志因而封貢之議起經畧既得請於朝
赦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令游擊周弘謨同
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衆於四月
十八日棄王京遁如松及應山整衆入城所餘米四
萬餘石豆種是如松以兵臨之江尾倭後欲乘情歸
擊之而倭步步爲營用分番迭休法以選別將劉綎
帥兵五千趨尚州烏嶺烏嶺廣直七十餘里懸崖鑿
削中通一道如線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尚拒險
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由間道踰槐山出烏嶺後

倭大驚前移釜山浦築居屯種爲久戍計我師乃張
疑兵分遣劉綎祖承訓等屯大丘忠州檄調全羅水
兵龜船分在釜山海口時倭已棄王京漢江以南千
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給事中侯慶遠謂
我與倭何讐爲屬國勤敷道之師力爭卒壞收王京
等兩都授之存亡興滅義聲振海外矣全師而歸所
獲實多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兵自守我各鎮
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應昌復䟽稱釜山雖瀕南海
猶朝鮮境有如倭與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

功盡樂考輿圖朝鮮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
從西北長白山發脈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對
馬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
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西與中國對
峙而東保薊遼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
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止。爲。屬
國也。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京師鞏於泰山矣今日撥
兵協守爲第一策卽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
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二千善

後餘盡撤如前議 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使
小西飛禪守鯨來請款而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
聲復江漢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李如松計全羅沃
饒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鎮南原祖
承訓李宰移南陽劉維移咬川已倭果分犯我師並
有斬獲兵科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佯退誘
我撤兵圖漸逞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
已露宜節制征勦遼東都御史趙燿亦報款貢不可
輕受 七月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時

我師久暴露聞撤勢難久羈宋應昌乃請戍全羅慶
尚議留劉綎川兵五千吳惟忠駱尚志南兵二千六
百合薊遼共萬六千人聽劉綎分布慶尚之大丘而
兵部尚書石星一意主款謂留兵轉餉非策應昌師
老無成功亦願弛責然策倭多詐恐兵撤變生已而
命沈惟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急圖竣役乃并撤吳惟
忠等兵止留綎兵防守 諭朝鮮世子臨海君瑋居
全慶督師以顧養謙總督遼左 九月兵部主事曾
韓芳言倭款亦去不款亦去款亦來不款亦來

白大衆已還行長留待知我兵未撤不能以一矢相
加遺也欲歸報關白捲土重來則風帆不利正苦冬
寒故曰款亦去不款亦去沈惟敬前倭營講購咸安
晉州隨陷而欲恃款真來年不攻則速之款者速之
來耳故曰款亦來不款亦來爲今日計宜令朝鮮自
爲守弔死間孤練兵積粟以圖自強章下部 十月
總督顧養謙力主撤兵許之因疏請封貢上命九卿
科道會議時御史楊紹程奏臣考之太祖時屢却倭
貢慮至深遠永樂間或一朝貢漸不如約自是稔窺

內地頻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東土受禍更烈豈非封貢為厲階耶今關白謬為恭謹奉表請封之後我能閉關拒絕乎中國之釁必自此始矣且關白弑主篡國正天討之所必加彼國之人方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特劫於威而未敢動耳我中國以禮義統禦百蠻而顧令此篡逆之輩叨天朝之名號耶宜急止封議勅朝鮮練兵以守之我兵撤還境上以待之關白可計日而敗也是時廷臣禮部郎中何喬遠科道趙完璧王德完連中立徐觀瀾顧龍陳維芝唐一鵬

等交章止封而劄遼都御史韓取善亦疏倭情未定請罷封貢兵部尚書石星恐不能羈縻關白甚張皇終主封貢不已

二十二年八月總督顧養謙奏講貢之說貢道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為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為使諭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九月朝鮮國王李昞疏請許貢保國上乃切責羣臣阻撓封貢遣褫御史郭實等詔小西飛入朝時改總督侍郎孫鑣新受事倭使抵京石星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關不

下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勅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無犯朝鮮倭俱聽從以聞上復諭於左關語加周復大畧如樞部意十二月封議定命臨淮侯李宗城充正使以都指揮楊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往日本時禮部議日本舊有王未知存亡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卽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銜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授都督僉事適諜報熊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石星遂謂封事必可成矣

二十三年春正月遼東都御史李化龍疏倭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給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運諭燕將計間之時封使已發竟不從

二十四年春正月先是東封之使久懷觀望至是始抵釜山而沈惟敬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異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陰獻秀吉取阿里馬女與倭合李宗城統縶子

經行之營所在索貨無厭次對馬島太守儀智夜飾
美女二三人更番納行帷中宗城安之倭酋數請渡
海不允儀智妻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併欲淫之智
怒不許適謝周梓姪隆與宗城爭道宗城欲殺之隆
誅其左右以倭將行刺宗城懼稟璽書夜遁比明失
路自縊於樹追者解之遂奔慶州副使楊方亨聞於
朝上震怒逮問宗城議戰守會方亨復揭倭情無變
正使自爲奸人誤耳上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
銜副之廷臣交章請罷封上切責下御史曹學程於

理立限渡海於是惟敬益舞智揣摩玩大司馬股堂
矣三月工部郎中岳元聲叅石星力主封事有三
辱四耻五恨五難疏入謫爲民九月楊方亨沈惟
敬奉冊如日本平秀吉齋沐三日郊迎節使受封行
五拜三叩頭山呼禮禮畢欵使者備至朝鮮王議遣
光海君致賀已而聽嬖臣李德馨言使州判奉自上
細爲賀秀吉怒語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
八道悉遵天朝約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賀辱小邦
耶辱天朝耶惟敬慰諭之秀吉曰今留石曼子兵於

彼候天子處分然後撤還翼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遣使齎表文二通隨冊使渡海至朝鮮廷議遣使於朝鮮取表文進驗其一謝恩其一乞天子處分朝鮮廷議以爲飾說云

二十五年春正月石星請自往朝鮮論兩國就盟罷兵不許二月再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從釜山渡海倭於大版受封卽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三子不往謝禮又徵仍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

章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實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等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本末委罪惟敬并石星前後手書進呈御覽上大怒命逮石星惟敬按問以兵部尚書邢玠總督劄遼改麻貴爲備倭大將軍經理朝鮮僉都御史楊鏞駐天津申警備楊汝南丁應泰贊畫軍前五月刑玠至遼行長建樓清正布種島倭容水索朝鮮地圖玠遂決意用兵麻貴望鳴綠東發所統兵僅萬七千人請濟師玠以朝鮮兵惟閑水戰乃疏請募兵川浙

併調薊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淞水兵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勦貴密報候宣大兵到乘倭未備竟掩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玠以爲奇計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大學士張位請屯田開城平壤以資軍興朝鮮恐中國吞併以嗾喃爲辭議遂寢六月倭數千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安窟放丸如雨殲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熊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經畧邢玠陽爲慰藉檄楊元襲執之縛至貴營惟敬執而

倭網導始絕。

七月倭奪梁山三浪遂入慶州侵關

山夜襲恭山島統制元均風靡遂失關山要害關山島在朝鮮西海口右障南原爲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至而我水兵三千甫抵旅順關山破經畧檄守王京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八月清正圍南原乘夜猝攻守將楊元聞倭至驚起帳中乘城踰足而遁遼人衛楊元西奔時全州有陳愚畏忠州有吳惟忠各扼要而全州去南原僅百里相犄角南原告急愚畏懦不

發兵聞已破州民爭棄城走麻貴急遣游擊牛伯英
赴援與愚裏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京
爲朝鮮入道之中東監爲烏嶺忠州西監爲南原全
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
京依險漢江麻貴請於玠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海
防使蕭應官以爲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止之麻
貴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由烏嶺
出忠清道遮賊鋒玠既身赴王京人心始定玠召叅
軍李應試問計應試請問朝廷主畫云何玠曰陽戰

和陽勦陰撫政府八字密畫無泄也應試曰然則
易耳倭叛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楊元猶望處分也
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不死則退矣因請使李大諫
於行長馮仲纓於清正玠從之 下石星於法司併
沈惟敬俱坐大辟 九月倭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
持惟敬手書往責其動兵有乖靜俟處分之實行長
正成亦尤清正輕舉乃退屯井邑離王京六百里清
正亦屯退慶尙離王京四百里貞明反至中途爲人
所刺死麻貴遂報青山稷山大捷蕭應官具揭上曰

倭以惟敬手書而退，青山稷山並未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遂劾應宮，惟怯不親解，惟敬並逮。十一月，總督邢玠徵兵大集，上發帑金犒軍，併賜玠尚方劍，而以御史陳效監其軍。玠大會諸將，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經理。楊鎬同麻貴率左右協自忠州烏嶺向東安趨慶州，專攻清正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往援。復遣中協屯宣城，東援慶州，西扼全羅，以餘兵會朝鮮，合營出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幟，詐攻順天等處，以牽制行。長東

援 十二月會慶州，麻貴遣黃應賜賄清正約和，而率大兵奄至其營。時倭屯尉山，尉山之南烏山俱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益寨，其陸路由彥陽通益山，貴欲專攻尉山，恐益倭由彥陽來援，令中協高重、吳惟忠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兵，又遣右協盧繼勳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二十三日乃進攻尉山，游擊擺寨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百餘，倭盡奔烏山，於前連築三寨，翼日游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

不出方力攻山寨時裨將陳寅身先士卒冒彈矢勇呼而上砍柵兩重清正白袍躍馬督倭拒守至其第三柵垂拔楊鎬遽令國器竊割倭級戰稍解國器復以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鳴金收軍詰朝如梅至攻之不拔島山視尉山高石城新築堅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乃議曰倭艱水道餉難繼第坐困之清正可不戰縛也鎬等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夜倭用砲者從隙發多命中彈皆碎鐵爲之中多登傷然倭亦饑甚瞰我師稍怠僞約降緩攻而興行長來援行長

亦慮我襲釜營不敢輕進乃選統卒三千虛張幟蔽江上朝鮮將李德馨訛報海上倭船揚帆而來鎬不及下令策馬西奔諸軍無統御皆潰清正縱兵逐北我兵死者萬餘游擊盧繼忠三千人截馬鎬貴奔星州撤兵還王京會同邢玠露布言尉山大捷諸營上簿書士卒亡者二萬鎬大怒駁正止稱百餘人蒼晝丁應太聞尉山之敗慚惋詣鎬問後計鎬示以內閣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票未下旨揚揚功伐應太怒驗進退情實首論位一貫交結邊臣扶同欺蔽鎬附

勢煽禍餽罪張功及麻貴李如梅按律悉當斬并鎬
駁改陣亡兵馬卷冊封進上覽之震怒欲付法輔臣
趙志臯力救乃罷鎬聽勘因遣給事中徐觀瀾查勘
東征軍務上怒張位以其密揭薦鎬削籍爲民以天
津巡撫萬世德代楊鎬經理遼左

二十六年春正月總督邢玠以前役乏水兵無功乃
益募江南水兵精講海運爲持久計二月部督陳
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邢
玠分兵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

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勦時
倭盤據朝鮮七年沒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
正據尉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機張在在屯兵
而恃釜山爲根本西路則行長據粟林曳橋建砦數
重憑順天城與南海營相望負山襟水最據扼塞中
路則石曼子據泗州北恃晉江南通大海爲東西聲
援薩摩州兵剽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往
來如駛尤倭繫重玠懲島山之失特於三路外置水
兵一路約日並進尋報遼陽警李如松敗沒詔李如

梅還赴之中路以董一元代。九月東征將士分道
進兵劉綰進通行長營使吳宗道約行長爲好會行
長許以五十人往綰喜分布諸將四面設伏令部將
詐爲綰而綰詐爲卒執壺觴侍令軍中日視吾出帳
卽放砲圍倭盡殲之翼日行長果率五十騎來爲綰
整折迎於帳外及席行長顧執壺觴者曰此人殊有
福綰驚愕置壺觴出司旗鼓者遽傳砲行長騰躍上
馬從騎一字鴈列風剪電掣旋轉格殺游擊王之翰
急率黔苗兵來援倭已奪路而去明日行長遣人謝

宴綰亦遣官謝謂昨登席放砲敬客禮也悞生疑心
行長唯唯遣使遺綰以巾幘綰進攻城奪其橋斬首
九十二陳璘舟師協堵擊毀倭船百餘行長潛出千
餘騎扼之綰不利退璘亦棄舟走麻貴至尉山據險
割其糧糈頗有斬獲倭僞遺誘之貴入其空壘伏兵
起旗幟蔽空遂敗董一元進取晉州乘勝渡江南連
燬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州老營鏖戰下之游擊
盧得功歿於陣前逼新寨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
海爲濠海艘泊寨下千計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中

通東陽倉十月董一元遣步兵游擊李國器彭信古
葉邦榮前攻城騎兵游擊郝三聘馬呈文師道立柴
登科繼之游擊藍方威攻其東北水門自辰至未彭
信古用火橫擊寨門碎城堞數處步兵競前援柵忽
營中橫破火藥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
至郝三聘馬呈文率騎兵先走遂大潰奔還晉州勦
科徐觀瀾奏四路喪敗旨下部斬馬呈文郝三聘以
狗一元等各帶罪立功初上見丁應太疏謂御極二
十六年未見忠直如此人者書其名於御屏沈一貫

一會王熙宮宦侍演東征劇笑惑聖聽上爲之少顏

復召一貫入閣 福建都御史金學魯報平秀十七

月九日死各倭俱有歸意十一月十七夜清正發箭

先走麻貴遂入島山西浦劉綎攻奪曳橋獲級百六

十石曼子引舟師收行長陳璘統蒼唬船邀擊之得

級二百二十四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衝鋒

沒於陣子龍驍將也諸倭揚帆盡歸經畧萬世德自

六月受命不敢前比聞倭退兼程馳至會同邢玠奏

提督學御史李堯民知之因告廟獻俘上言諸臣欺

誤狀上艱然抵疏於几而罷丁應太亦再疏賂倭賣國上念將士久勞苦仍發帑金十萬兩犒師特諭優叙勘科徐觀瀾抗疏論沈一貫蕭大亨邢玠萬世德党和賣國疏至京戶部侍郎張養蒙尼之不得上時觀瀾方駐遼造冊身歷釜山尉山忠州星州南原稷山查獲各處敗狀據實入冊大亨危之一貫簡觀瀾前疏有抱病語票准回籍調理改命給事中楊應文代完勘事

二十七年四月征倭告捷上御門受俘梟磔平秀政

平正成傳首九邊 總督邢玠刻替畫主事丁應太落職 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勘報東征功次四路擒斬首陳璘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破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泯晉邢玠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世襲萬世德陞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入監陳璘劉綎各加都督同知麻貴右都督董一元復職再叙稷尉功賜茅國器陳寅彭友德等金楊鎬以原官叙用御史陳效病死廕一子錦衣棄師楊元通倭沈惟敬先後藥市

谷應泰曰。關白本薩摩州人。倭部之稍黠者耳。非有奇才異能。武勇絕藝。特以李松縱酒。朝鮮備弛。遂狡焉啓疆。思有吞噬之舉。方其陷王京。劫世子。剽府庫。毀墳墓。八道盡沒。遂窺鳴綠。勢岌岌矣。而請援之使。絡繹於路。救邢救衛。春秋之義也。况乎勢拱神京。地牽關海。薊遼之外。藩東江之咽。噎一或失。守重險。撤焉非如。應龍之反。播州猥羅之陷。西川荒徽。弄兵有傷國體而已。然予以援之之法有二。命武健之將。選精銳。

之師。出其不意。急擊勿失。如陳湯其延壽之於康居。策之上也。其或因糧於敵。分兵斷道。坐而困之。窮蹙自斃。如趙充國之於金城。策之次也。又或始則震以兵威。繼則結以恩義。開誠布信。堅明約束。如諸葛武侯之於孟獲。策之又次也。乃勦既不足以樹威。而撫又不能以著信。臨事周張。首尾銜決。不可謂非行間之乏謀。而中樞之失策矣。方李如松平壤大捷。李如楫進拓開城。四道復平。三倭生繫。廓清之功。可旦夕埃而。

乃○嘗○蹄○輕○進○兵○氣○破○傷○功○虧○一○簣○良○足○悼○也○又
若○麻○背○尉○山○之○捷○三○協○度○師○勢○相○犄○角○欲○折○援
塞○鋒○統○莫○當○而○割○般○之○令○鮮○散○軍○威○食○都○之○肉
豈○足○食○乎○况○於○沈○惟○敬○以○市○井○而○啣○皇○命○李○宗
城○以○淫○貪○而○充○正○使○以○至○風○月○候○節○之○給○靈○觴
好○會○之○詐○邢○玠○飛○捷○之○書○楊○鎬○冒○功○之○舉○罔○上
行○私○損○威○失○重○煌○煌○天○朝○舉○動○如○此○毋○怪○荒○裔
之○不○賓○也○向○非○關○白○貫○惡○病○亡○諸○僉○揚○旆○解○散
則○七○年○之○間○喪○師○十○餘○萬○糜○金○數○千○鎰○善○後○之

策○茫○無○津○涯○律○之○國○憲○其○何○以○辭○而○乃○貪○天○之
功○倖○邀○爵○賞○衣○緋○橫○玉○任○子○猶○官○不○亦○而○乎○乃
馬○棟○丁○應○太○之○疏○能○直○伸○於○關○白○未○死○之○前○而
李○堯○民○之○章○反○見○抵○於○關○白○已○死○之○後○者○蓋○以
用○兵○之○初○神○宗○怒○白○甚○銳○怒○則○望○其○速○濟○故○必
欲○核○其○真○用○兵○之○久○神○宗○憂○白○漸○深○憂○則○幸○其
成○功○故○不○欲○明○其○偽○卒○之○忠○言○者○落○職○欺○君○者
封○爵○而○所○遭○逢○異○矣○

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三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第 訂

際辰

平哮拜

神宗萬曆二十年二月寧夏哮拜亂拜故韃靼種也
嘉靖中拜得罪其酋長父兄皆見殺拜伏水草中得
免來投守備鄭印隸麾下驍勇屢立戰功歷陞都指
揮拜妻施氏孕將產拜夢空中大響天裂出火焰一

妖物如虎入施勝下不見拜急手劍之驚覺遂產子
狼貌鼻蹄名曰承恩萬曆十七年拜加副總兵致仕
子承恩襲十九年洮河告警上遣科臣巡九邊尚寶
丞周弘禴以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及指揮王文秀併
拜義子哮雲等拜雖請老居恒多奇蒼頭軍聲稱報
國會經畧鄭洛檄夏鎮調發巡撫黨馨奉檄遣文秀
率千騎西援拜驚曰文秀雖經戰陣恐不能獨將乃
詣洛轅門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
許之馨惡其自薦馬羸者不與易有餘馬亦不給拜

拜怏怏去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賊平馳還取
徑塞外戎騎辟易不敢逼遂有輕中外心恣睢驕橫
党馨每裁抑之且欲覈拜冒狼罪而承恩以強娶民
女爲妾筆之二十哮雲文秀又以陞授事怨馨會鎮
皮請冬衣布花月糧久勿給坐營江延輔請給前銀
以安衆心馨曰此有挾而求漸不可長彼不畏族乎
軍鋒劉東陽投撫署前鹿角作忿狀拜嗾之曰若等
任爲之遂羣哄不可制東陽者靖鹵衛人素梟桀有
異志於是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總兵張維忠素鮮威

望爲衆所輕見衆驚懾不能彈壓衆露刃執副使石繼芳擁入軍門党馨急匿水洞索得劫至書院同繼芳修之時二月十八日事也遂縱火焚公署收符印釋囚掠城中劫張維忠以侵糧激變報時河東賊事隨府通政穆來輔適抵鎮賊并劫之請招安以緩師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變遣標下張雲部寵諭降二十三日呼雲王文秀統兵五百自中衛互市歸合叛卒殺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二十五日索救印維忠與之自縊死東陽遂自稱總兵聽

拜主謀據城刑牲而盟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王文秀呼雲左右叅將挾慶王代請贖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命張雲等至東陽曰必欲我降依我所自署授官世守寧夏不者與套騎馳潼關也承恩徇玉泉營遊擊傅垣拒守千戶陳繼武執垣降徇中衛徇廣武叅將熊國臣棄城匿河西望風靡惟王文秀徇平鹵叅將蕭如薰堅守不下如薰妻楊氏總督尚書兆之女也謂如薰曰若爲忠臣妾何難爲忠臣婦盡出簪珥勞軍士妻帥之守城賊攻圍

數月竟不能克賊又率兵過河欲取靈州齎金帛誘套部着力克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勢大猖獗全陝震動三月四日副總兵李昫奉總督魏學曾檄攝總兵進勦統遊擊吳顯趙靈州別遣遊擊趙武趙鳴沙州張奇兵沿河扼賊南渡轉戰獲賊于正等八人舟十八艘賊鋒少挫總督駐下馬關徵調時靈州裨將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與賊應叅將來保誓死守賊齎書詐門拒却之昫聞急與吳顯兼程馳赴逆謀始折異日調延綏蘭靖兵稍集昫乃分遣

渡河收復營堡廣武偽遊擊張天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棗園堡靖鹵叅將吳繼祖擣中衛擒賊黨王虎石空寺堡亦下獲偽守備何安二十日套部千騎薄邵剛堡千總汪汝漢發三矢殺三人乃解去進復玉泉營凡先後收還營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為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拜聞套部且至屬王文秀許朝分馳迎之二十五日着力克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騎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益掠城中子女媚之奉河東西地圖

系事本末卷之三
套人聲言已與噶王子爲一家拜文秀並易服合兵
攻玉泉急二十九日噶雲引着力克攻平鹵堡參將
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之入伏射雲死併傷驍賊
吳敖霸套部遁出塞因掠糧道聲犯花馬池諸處趙
武駐玉泉被困急李昫馳赴之圍亦解昫會原任總
兵牛秉忠督六路兵翼日抵鎮城下時總兵已擢董
一奎李贊副之官兵抵城下賊東北二門各出精騎
二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四月五日我師衝鋒奪
火車百餘輛追奔入河溺死賊無算延綬副總兵王

通戰尤力其家丁高益等三人乘勝先登殺入北門
招榆林諸帥兵爲後繼不至被殺通亦傷額榆林遊
擊俞尚德戰死翼日許朝王文秀脇慶王至東城上
樓乞暫罷兵願縛首惡獻劉川白金等謾語支吾願
投誥勅城下示無所畏拜妻施氏時諫不聽又翟珮
而立謂拜曰此何來悖德不祥奈何自取奇禍承恩
推跌去之登南城遙謂都司李鯤曰吾父出萬死爲
國捍邊蒙恩至上將撫臣腹削激變自取滅亡吾父
子勒部出待命當事不察反以爲罪今首惡具在乃

不罪倡亂罪戢亂者吾寧保此完城結塞北自全耳
會官軍糗糧乏遂假此休士近堡總督日夜促芻餉
調延綏莊浪兵乃以二十一日進攻復抵城下塹濠
監雲梯來攻賊迎敵多殺傷承恩與東暘勒精騎潛
伏從延渠掠我糧餉二百餘車先是衆議以李薈非
衝邊才乃調麻貴自戍所代之貴素以勇聞且多蒼
頭軍至是軍亦至二十九日夜貴等乘風縱火復以
雲梯攻城賊豫治滾木礮石待擲火燃燒我兵千數
賊日恣淫虐城中婦女寶貨已經搜括尚根索不已

死者甚衆至迫勝慶府甚急妃方氏懼辱拔劍將自
刎保母抱持并世子匿土窖中以被服置井上環哭
賊見信爲溺盡取金帛及他官人去比發窖妃已死
矣總督凡用兵兩月無成功憂之或謂招劉許陰授
意殺呼拜父子立功贖罪無不應者督府然其謀遣
家丁葉得新往見時囚人方約其死生不可間暴其
謀執得新折脛下獄命李如松總寧夏兵浙江道
御史梅國楨監其軍時言者謂李氏握重兵不宜拒
虎進狼而國楨力保如松忠勇可任故有是命巡撫

寧夏已推朱正色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
詔協力赴之五月巡撫朱正色渡河督戰以上命
領將士賞一軍踴躍賊聞詭請降以張傑嘗總寧夏
兵與拜交善追入城招安傑單騎往切責之許朝乃
進葉得新用間謀殺語傑未信卽昇至使吐實得新
大罵曰死狗賊計不得行命也天且夕磔汝何喋喋
爲朝怒攢刀殺之傑亦被繫時頓兵數月未能卽下
乃重懸賞格購哮拜等上特賜總督魏學會劍違者
立斬六月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從甘州携神砲

兵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巡撫常居
敬募浙江千人檄糧自辦詔嘉其忠調赴寧夏於是
分爲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駒攻其
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遊兵策應二十日並過
城下哮拜自北門出戰意欲自往勾套部麻貴率衆
將馬孔英先登赴敵逐拜入城擒斬百十七先是拜
與套部深相結日夜從着力免帳中便調度至是入
城不得出套部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
日御史梅國楨提督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磨

集軍聲大振賊嬰城自守國植樹受降旗于城南賊因索面陳歸順許之東陽許朝等梯城而下劍戟鱗次刃芒曜日城上皆控弦注矢以待國植策騎直前朝大驚不覺膝之屈也然賊寔給我無降意自此盡力攻城矣二十五日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填集登城爲砲石擊却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梯上南城翼日遊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擁入城皆爲砲箭擊却我兵會食賊卽縋下奪梯牌益縱火焚攻具是夜指揮趙承光葛臣戚欽武生張遐齡百

戶姚欽約爲內間夜半四面並舉烽火城下兵趨上而樵樓火蚤發南火弗起城中果鼓譟大呼殺賊欽使遐齡縋城召外兵行未中道欽復亟跳城下呼救而賊早覺已盡縛趙承光戚欽等殲之許朝因欲開小南門逸以外兵整不敢出自是城中糧且盡銳氣益喪矣七月給事中許子偉劾總督尚書魏學曾惑于招撫罷秩命葉夢熊代之賜劍如故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教語僉事隨府乘間同家人抱關防從城躍下傷肢不能起賊復縋執繫

系事本天 卷之三
獄翌日定議水攻寧夏城西北卑下且與金波三塔
諂湖之水相近東南逼觀音湖新渠紅花渠形如金
底遂遠城築隄十七日隄成長千七百丈決水以灌
先是唵拜遣養子克力蓋往着力克求援松詞知狀
命裨將李寧追斬之并其從騎二十九級獲符令箭
居有頃套部莊董賴與卜失克合部落三萬先使土
昧紐糾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
池西沙湃入總督檄麻貴偵擊以牽打正別遣董一
元乘虛出塞搗其穴麻貴進戰石溝旁敵稍却分趨

馬關及鳴沙州總督遣遊擊龔子敬提苗兵八百
沙湃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亡何一元報擣上
時巢斬獲三千餘級套部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湃
苗兵直前扼之衆寡不敵被圍十餘匝子敬力戰死
然套部竟以搗巢解散賊援絕我師益決大壩水八
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賊小舟挖堤洩水官兵
擒斬十六級生得一人爲言城中乏穀土盡食馬馬
餘五百疋民食樹皮死亡相屬翌日城東西崩百餘
丈都司吳世顯叅將來保所一堤亦各崩二十丈水

頓減總督斬吳世顯以狷來保用靈州功免仍悉力
補堤賊數出兵來擾多被斬獲城中飢民擁賊求招
安十二日御史梅國植檄賊以飢民故爲治錢穀檄
到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賑賊不報時套部數闖入堡
來救二十一日着力免以八百騎入鎮比堡又擁衆
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總兵李如松遣裨將李寧
等馳赴黃硤口擊之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行至張
亮堡遇敵搏戰自卯至巳敵銳甚如松劍斬縮胸二
人會麻貴李如樟等亦至張左右翼夾擊李寧手殪

工人敵遂却進奔至賀蘭山盡走出塞我師捕斬百
二十餘級獲駝馬無算乃移級示賊賊爲之奪氣

九月三日叅將楊文提浙兵至巳苗兵莊浪兵俱至
大治臨衝船筏刻日攻城總督葉夢熊布告軍中有
能先登以城下者予萬金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
關薛永壽等約內應我師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許
朝果趨北關鏖戰李如松蕭如薰潛以銳卒掩南關
網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梅國植呼諸將曰老
將軍登城矣餘何怯也遂畢登夢熊入城勞苦百姓

承恩等見南關下則盡氣奪乃急縋張傑下城懇貸死。夢熊陽許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時承恩雖求撫堊門斷塹守益固有賣油李登者跛而眇負礮木歌于市曰癰之不決而狃于疴危巢不覆而令梟止監軍梅國楨聞之曰是可使也召登授三劄縛木渡東門見承恩曰監軍以哮氏有安塞功今與鼠輩駢首并誅深用惜之軍中非乏所使以登殘民不駭視有密記授將軍將軍幸有意聽登則殺劉許自贖卽不聽願死麾下毋留登承恩猶豫許之

登趨而出間道詣東賜朝亦各致劄曰將軍故漢臣而首亂在哮氏何橫身與人嬰禍鎮卒幾何能當都督軍此無異驅乳雀而鬪羣鶻所恃不過套援將軍不記演武臺上彼親士哮目中豈有將軍哉所爲貴智者以能度時審勢轉禍爲福也東賜朝亦心動自是互相猜疑十六日圍愈迫東賜頓足歎曰遂至此耶佯爲風疾殺王文秀曰好頭頸毋令他人砍之先是鎮民郭坤有妾美坤死賊黨周國柱以繭帨一雙聘焉許朝亦往議妾曰受周家聘矣朝以問柱曰誠

有之。朝怒其不相讓，銜之。會承恩聞李登之說，方惶惑，召所親石棟問計。棟曰：周國柱見事審而決，雖東賜臣，然與朝有隙，盍呼之。國柱至，承恩與謀，欲召東賜朝飲，醉誅之。國柱曰：兩家前後皆文錢之士，以一制二，恐非萬全。將軍當計誅朝城南，柱乘間取東賜也。承恩然之。遲明，承恩過呼朝，時朝正坐考訊，承恩急呼曰：將軍何暇問此？有客事登樓議之。麾眾下曰：將軍知周國柱有異心乎？吾將與將軍斷其首。語未竟，承恩家卒世富，大宣遽曰：外營無宜久駐。

此承恩疾下，朝破後從，大宣掖之梯，半世富抽佩劍，砍之首墮梯下，因縛其從騎盡斬之。國柱見塵，遽起，有兵劍聲。知事濟乃披鎧登樓，佯謂東賜曰：官軍已入南城矣。東賜驚起，憑軒望，國柱自後斬之，不死，走入廁房支戶，國柱引足破戶，梟其首，出眾譁曰：國柱奈何殺將軍？柱叱曰：若不避死走，官軍盡斬汝。誅一逆賊，何譁也。眾盡散。承恩既殺東賜朝及文秀，懸首城上。於是李如松、楊文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寧夏巡撫。

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時。李氏尚擁蒼頭軍，總督葉夢熊在靈州聞之，亟令詰旦不滅。李氏者，服尚方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監軍梅國禎，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急提兵圍李拜家，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眾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繼闔室自焚。李如樟部卒何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養子時洪、大士文德。何應時、陳雷白、鸞、陳繼武等總督葉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禎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上，御門受

賀，已復輿致承恩獻俘。十一月詔磔李承恩、李承

寵、李洪、大士文德等，俱駢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裔君長下詔慰慶王，復寧夏田租，王妃方氏不屈死，特賜褒異，大賞寧夏功臣。葉夢熊、朱正色、梅國禎各蔭世官，武臣李如松功第一，加官保，蕭如薰次之。麻貴、劉承嗣、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恩有差。如薰妻楊氏守平鹵有功，制勅旌賞，贈死事龔子敬都督僉事，給事中曹大成劾穆來輔隨府依違，縱騎逮治，遣戍邊。魏學曾以原官致仕。

谷應泰曰。噶拜以嘉靖中亡抵朔方。屢立戰功。萬曆中備位副將。其子承恩襲爵。乃拜雖請老。而多蓄蒼頭軍。聲言報國。益不無異志焉。方其嬰鑠請纓。挾其子從三千人而西也。毋亦觀諸鎮之虛實。結套部爲腹心。潛伏陰謀。待時而動。豈真有廉頗之壯志。文淵之據鞍哉。乃以不給壯馬。侵尅月糧。爲黨釁罪。此特噶氏之權譎。借爲兵端者耳。以故劉東陽之變。則拜嗾之。噶雲文秀之怨。則拜陰中之搗。拜之意。不過恃套爲

長城。緩則倚之。爲外援。急則引之。爲內助。夫是以立於有勝。而無敗。敢於倡亂。而輕於爲叛逆也。若然。則善勦者不當勦。拜而當勦。套不在控套。拜之鋒銳。而在隔套。拜之聲援。套絕。則拜者孤雛。腐鼠取之。如寄者耳。想其初拜套。聲言聯爲一家。即可驗其情狀。而東陽之恐喝。則曰與套馳潼關。着力死之。入寇。則曰畀以花馬池。克力蓋之。求援。則能遠致莊克賴。如是。卽拜之恃套。相倚爲命者也。善乎葉夢能爲師。而五路分

兵。拒。守。寧。夏。拜。不。得。出。城。套。不。敢。渡。河。而。哮。氏。之。計。窮。蹙。極。矣。迨。至。打。正。驚。奔。賀。蘭。遠。遁。拜。雖。游。魂。可。坐。而。縛。也。尤。有。幸。者。文。秀。見。殺。於。東。陽。東。陽。蒙。誅。于。國。柱。許。朝。隕。命。于。承。恩。始。則。虎。狼。之。殘。物。以。類。聚。繼。而。昆。虫。之。嚙。還。相。爲。攻。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比。神。宗。受。賀。承。恩。俘。馘。雖。師。武。諸。臣。協。謀。有。力。而。葉。夢。能。聲。請。討。賊。自。辦。糗。糧。梅。國。楨。仗。劍。從。軍。力。保。李。氏。蕭。如。薰。之。妻。楊。氏。簪。珥。犒。軍。羣。婦。墨。守。則。尤。犖。犖。者。也。

